

最浓的年味

吴春富

进入腊月，村庄里的人一下多了，平时静寂无声，让人有些感伤的村庄也笑语喧哗起来。

家有老人的村民一个回到村庄，在城里安家的村民也一个个回来看看老屋，打扫打扫，擦擦抹抹。外面再好，村庄都是他们的根，回到村庄，一颗心也就踏实了。

村庄的水泥路闹腾了。一辆辆车子开进开出。你今年在外不错吧？搞了不少钞票吧？一句句问候亲切响起。在北京的，在上海的，在新疆的，在黑龙江的……只要回到了家，都是村庄里的人，都像一家人一样亲切、亲和。

炊烟是村庄的信号。在这之前，村庄上空的炊烟是零散的，细瘦的，有气无力的，现在村庄上空的炊烟一下子浓密起来，粗壮起来，豪迈起来。

打年豆腐，打米面，打冻米糖，杀年猪……这些延续千年的乡村传统，承载了厚重的乡愁，是乡村人格外在意的，走到哪里都津津乐道的。腊月里，蕴藏了一年的乡愁集中发酵，乡村年俗一个个隆重登场，乡村气息，年的气息一下子浓郁起来。年味来了！

如今工艺先进了，制作年味食品省事了，可是村庄里的人就是信奉老手艺，不嫌麻烦。村民们这样

地处潜、太两县交界的东西界岭之间，有座依山而建的小村落——潜山市水吼锡杖河方家老屋，原爱国抗日将领方诚就出生与生活在这里。此处峰岭连绵，路小林密，人烟稀少，在战争年代是从事游击战及伤员隐蔽疗伤的最佳地点。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遭遇了重大打击。为生存发展计，1940年新四军七师挺进团一营由营长傅绍甫率领偷渡江北，其任务有二：一是扩军，扩大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二是筹集款项和物资。该营八连由连长陈金生率领到达安庆地区为新四军筹集了不少的款项与物资。

1941年11月，国民党176师等部出动三个团兵力妄图剿灭新四军部队。在望江凉泉一战中挺进团一营副营长兼八连连长陈金生右脚不幸中弹负伤。战斗结束挺进团撤至潜山水吼（176师补充团驻水吼岭），林维先团长考虑到往后会有更激烈的战斗发生，为伤病员安全着想，即命一营卫生员王文达和通讯员陪同陈营长和另一位伤员隐蔽于潜山水吼镇割肚虎形庵、沙岭头一带石洞中养伤。经过一个来月休养，陈营长和另一位伤员伤势好转，临近春节时他们决定离开水吼回无为新四军师部。

离开那天天降大雪，他们冒雪摸爬滚打来到水吼西界岭下锡杖河方家老屋，当小心翼翼进村推开一户人家门时，见到一个穿新四军土布棉衣的人，就问：“你怎么穿我们的衣服啊？”那人说：“不是的，



农家 程曜 摄

做，毋庸置疑有情感的因素在里面，只有按照老程序老手艺制作的食品，才有乡愁的味道。

于是闲置一年的石磨转起来了，吱吱呀呀，唱出拙笨却欢快的乡村歌谣；闲置一年的柴火灶烧起来了，火焰吐出灶口，照亮了整个灶屋，也照亮了村民话语绵长的脸；闲置一年的木托盘请出来了，一勺勺雪白干净的汤米汁在盘里流转，滚锅一蒸，立马幻化成一张嫩生

生的鲜味面皮；用来制作切糖的糖稀在锅里熬得滋啦滋啦地响，香味从灶间漫溢到外屋，漫溢到整个屋场。糖稀熬得越稠，乡愁味就越稠，年味就越稠，生活的滋味就越稠！

农家的酒桌上乡愁浓烈。蒙尘的四方桌子被清洗干净，摆在堂屋中心。一碗碗柴火烧的农家菜摆满了四方桌子——甚至连桌拐上都摆上了。久违的村民今天坐在了张家

的四方桌子旁，明天坐在了李家的四方桌子旁，炉子锅“突突”的热气熏得一个个脸庞通红。所有的话都酿在了酒里，能喝的不能喝的，都撞起了杯子。

乡村最厚重的年味，还是在村民的锣鼓家什里，在乡村千年传承的年俗文化里。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必须贴对联，贴门帘。对联门帘街上可以买到，印刷得极其规范、漂亮。可是村人喜欢费事找人写对联，找人刻门帘，他们觉得写的刻的有年味。贴对联，贴门帘他们也与城里人不一样，家家户户把所有的门都贴上，甚至连废弃的猪圈门，堆柴火的屋门都贴上。这样一来，满屋子红火，满村庄红火；满屋子喜庆吉祥，满村庄喜庆吉祥。来年五谷丰登，来年人旺事业旺，村庄里人要的就是这份热闹，要的就是这份年味。

最过瘾的还是文化活动。回家几天，就有爱文艺的村民开始撺掇，开始游说过年搞锣鼓家什。大家都想解这味乡愁，于是一呼百应，锣鼓敲了起来，龙灯，狮子灯舞了起来，黄梅小戏唱了起来，大鼓书也说唱起来。现在的大鼓书不仅说唱历史故事，也与时俱进，说唱起移风易俗，反诈APP……文明乡风成为当今最时尚的乡愁。

现在村民们都有了手机，他们还会开直播，春节乡村的文化活动被他们传播到乡村角落，传播到在城市居住的每一个乡民的单元楼。乡愁在乡村与城市间持续发酵，年味与乡味愈加浓郁，中华大地的民俗味也愈加浓郁。

方诚故居的红色印记

方润泽

是民团衣服。”这时，挺进团一营二连杨连长听出了陈金生的口音，就喜出望外出来问：“副营长，你怎么到这里来了？”陈营长问他：“你们不是去岳西了吗，怎么也到这里来了？”他说：“挺进团走到岳西小河南（茅山乡），遇到敌人的阻击，部队被打散了，我们才突围到这里。二营教导员李胜才带了几个人也住在这里。”陈营长告诉他：“我们准备到无为去过春节。”杨连长说：“到无为去过春节，时间还来得及，但是四周都是敌人，特别是万山难以过得去。上次李教导员带着我们准备到无为，走到余井没有通过敌人的关卡，只好隐蔽到这里。”接着他就把李教导员找来，几个人在一起开了个会，李教导员说：“这个庄子只有四户人家，住的是姓方的四兄弟。其中一个甲长（实则是方诚之弟方渭东，曾任罗汉、杜埠乡长，当年方家人为了让新四军安心居住，不使其心存忧虑，才未将方诚当团长、方渭东当乡长的实情相告，故以“甲长”称谓），但是他不仅不报告敌人，而且对我们非常好。所以，我们还是在这里住一段时间为好。”于是陈营长和李教导员、杨连长就住在方诚家里，其余十几个人都分散住在另外

三个姓方的兄弟家里，有时也集合起来到水吼附近打游击。方诚的叔叔是个教书兼地理先生，他天天外去都帮新四军打探消息，几乎每天晚上都对新四军汇报，1942年的春节，新四军挺进团一营陈营长一众人就在方诚老家过的。

春节期间，挺进团二十余人由这四户方姓人家轮流供应伙食。陈营长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一直穿着那件长袍子，浑身发臭，长满了虱子，但是老百姓不嫌我们，始终把我们待为座上宾。”到了正月初十，陈营长他们把隐蔽在这里的二十来人集合起来，李教导员发表讲话后，就准备启程归队。方家老屋人听说新四军要走，都非常恋恋不舍，还捧着干粮和辣椒酱送给新四军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这点辣椒酱给你们路上当菜吃。你们走了以后，还要来呀！”当时挺进团的这二十多位官兵人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陈金生副营长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感慨说：“因为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里，敌人对窝藏新四军的不仅要杀头，而且要株连亲戚朋友和邻居啊！可是这里人对我们这样好，临时时还说了一席充满深情的话语，怎能不使人感动呢？！我和李教导员、杨连长等紧紧地握着

他们的手说：‘等革命胜利了，再来看望你们！’解放后，我曾托潜山人武部查到这四兄弟，当时说他家是富农，所以没有去成。”

陈营长一行离开方诚故居后，几经周折终于在1942年春天到达桐城西乡蒋铁，找到了党组织，陈营长将从水吼附近带过来的二十几位新四军战士交给了组织，这些人后来直接编入了新四军七师五十八团。

小时候，祖母及叔祖父们常念叨新四军老米、老关等人在方家居住，不扰民，堂屋搭通铺、库房关战马、帮着挑水、劈柴，昼伏夜出开展革命工作等等真实的故事，终因年少无知，印在脑海中的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踪影。方诚故居这曾经演绎春天故事的地方，烙在它上面的红色印记，应该让其永恒、鲜亮起来……

